

## 海外视野

在 2014 进入尾声之时,12 月 19 日,美国教育部公开了其大学评估的基本框架——

# 美政府大学评估体系拉开序幕

■郭英剑

2013 年 8 月,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多所高校进行了演讲,表达了对高校的不满。之后,美教育部开始筹划评估大学的体系。在经过了一年多的争论,并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后,这一体系终于进入人们的视线。虽然说过不断改进,它的思路、理念、方法已经较过去有了很大不同,但这一框架的出台,还是在美国高校引起一番波瀾,因为人们由此可以窥探未来美国政府评估高校的思路以及路线图。

### 框架而非体系

严格地说,此次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仅仅是一个框架,而非成型的体系,而其中所提到的标准,也仅仅能称之为度量衡。此次报告名为《新型的大学评估体系》(A New System of College Ratings)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这里的 ratings,原文是指“评级”、“等级”或者说“评定等级”的意思,因此,可以说这是一个“新型的大学评级体系”。但由于它最初的出发点并非是要像现行的大学排名(rankings)那样,仅根据数据来为大学排个座次(尽管为高校划分等级是其评估方式之一),而其最终的目标,是要对高校的整体情况乃至未来变化做出评价,因此笔者以为,把它当作是一个“评估体系”而非“评级体系”,要更为准确。

### 引人瞩目之处

整个报告分为前言、评估体系综述及未来步骤三大部分,其中第二部分是重中之重。在前言中,首先论述了背景、评估体系的特征与目的以及综述等。

接下来一章是“评估体系综述”,其中讨论了五大问题。

第一,如何评估。其中,谈到了评估的范畴、高校因时间而产生的变化、哪些高校可以进入评估体系、高校是否可以有分类等问题。

第二,数据分析。哪些数据可以进入体系,哪些数据不应该进入体系,数据从何而来等,对此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。

第三,评估标准。这一节是报告的中心所在,占了整个报告一半的篇幅。在这里,主要谈到了三个关键词,它们是“通道”(access)、“承受力”(affordability)、“结果”(outcomes)。如果用最通俗的话说,就是要“进得去”、“上得起”和“出得来”,即要让每一个想上而又能被大学录取的学生顺利进入大学,依家庭现有的生活水平,能够支付得起学费,当然,也要能够顺顺利利地从大学毕业,且不能在大学毕业之后背负着沉重的贷款包袱。

第四,调整结果。主要讨论学生特征与高校特征在评估中的相互影响。

第五,高校评级网站建设与透明手段的使用。主要从现有的评估手段、校方所提供的额外信息等方面,向公众征询意见和建议。

最后,提出了在进一步征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,将在 2015~2016 学年之前,拿出整个的评估体系。

### 各界反应

该框架一出台,即刻引发了美国各界特别是高校的极大反响。大家最所关心的是评估或者说评级标准。从现在看,像大家都比较关心也有所期待的高校的平均净值、学生的毕业

率、学生获得助学金的百分比等类指标,已经进入入到体系之中。但诸如劳动市场的反应、贷款的偿还率等指标,先前已经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,这次,也依旧进入到了指标体系当中。

当然,由于这还是一个框架,而非真正的评估体系,因此,还有很多指标尚未透露。比如,一旦评估,是采用一个单一的、复合型的评估体系,还是一个系列的评估体系,对此没有明确的说明。因此,这也令一些高校感到迷惘。曾经反对这个评估体系的一些人士称,这个框架并未有太多新东西,也还看不出未来的走向。甚至有些反对者认为,在争论了这么久才拿出这样一个不成型的框架,本身就说明了要想评估高校,绝非只是说说那样容易的,何况美国的高校种类繁多,怎么能用理论上的统一标准来衡量?

当然,对于大学评估持赞同意见者则对此保持乐观的态度,认为这已经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。他们认为,很显然,评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,不可能一蹴而就。

美国教育部次长泰德·米切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这已经在过去的基础上,迈出了一大步,无论从概念上来说,还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,都是长足的进步。就前者来说,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易于理解、概念明晰的重要领域进入到了未来评估高校的体系之中。就技术层面而言,教育部已经做了大量工作,建设了自己的数据系统,并且已经进入了试验阶段。当然,他也强调说,这次出台该框架的主要目的,还是要在 2015 年 2 月中旬之前征询大家的意见和建议。教育部还在努力工作,争取在 2015 年 9 月份之前,拿出评估体系的第一稿来。

### 开创历史的大学评估

奥巴马想要对高校进行评估,始自三年前他在国会的国情咨文演讲。在那次演讲中,他提出现在的高校学费涨幅过快、过大,他所领导的政府不会对此熟视无睹。到第二年,他就提出要对高校进行评估。为此,他曾乘着一大巴

## 记者快评

# 不做科研的教师不是好“loser”

■温才妃

“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重要的人,今夜死去了。”近日,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鼎的“自白书”在网上火了。醉心教学的他,其公选课曾几近挤爆选课系统,但 8 年来只写了一本半书,发了四五篇论文,走学校为公共课教师开辟的绿色通道,却因工作年限和工作量等硬指标没能过关。于是,他决定退出公选课教学,“不再自取其辱”。

同之前清华教师方艳华“非升即转”的事件类似,当下的评价机制使得像方艳华、周鼎这样坚守教学的教师没有发展空间,这让人颇感不平、痛心。然而,在痛心之余,人们还应该保持一份理智——反对重科研、轻教学并不意味着放弃科研、只重教学。

中学教师与大学教师的一大区别在于,中学教师偏重于传承知识,大学教师倾向于推进知识。没有科研的保障,大学教师无法及时跟进新知识,就难以摆脱照本宣科的问题,也不



车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两个州的大学中做了巡回演讲,来宣讲个人的评估理念。

据美教育部官员透露,奥巴马评估高校的目标有三:对高校提升有帮助,对学生在选择进入哪所高校时作出更好的选择有帮助,使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高校的办学效果有所了解。

当然,众所周知,美国高校种类繁多,而且绝大多数名校皆为私立高校,无论美国政府还是教育部当局,想对高校有所影响绝非易事。为此,奥巴马政府欲动员国会,同意将评估的结果

与学生获得联邦政府资助的比例结合起来,以此推动高校接受政府所推动的评估。但从目前看,由美共和党所控制的国会并不打算按照奥巴马的如意算盘去做,他们认为联邦政府无权进行评估,甚至威胁要削减评估的资金投入。

当然,刚刚出台的毕竟还只是一个评估框架,且还在征询意见之中,具体的体系也正在完善,我们还可以静待评估体系在 2015 年年中的隆重登场。

(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)

投”,但同样面临着很大的阻力,一是最根本的,以科研主导的评价体系未变,二是操作中容易陷入只做教学、不做科研的误区。前者需要教育部门在政策上的设计、引导,后者则更加需要高校端正理念、发挥自主权。真正的“教学型教授”并非脱离科研。北美国家对“教学型教授”的评定,在学术活动上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,其中一点,参评人要在教学研究上发表有创见的论文,且被同行认可及推广应用,不仅要求论文的创新性,还必须接受实践考验,其难度甚至在学术型教授之上。但即使这样,也给潜心教学者提供了一条上升通道。

坊间曾有一句笑言,说不想当将军的裁缝不是好厨子,指的是没有上进心的人算不上是一个称职的人。同样,不做科研的教师算不上是好“loser”(失败者)。无论将来的改革走向何方,评价机制是否科学,没有科研的跟进始终都将独“腿”难行。

# 大学生职业规划路在何方

■郭华

拉广告、骗消费,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认识误区。”武继岭说。

这就造成了当下许多毕业生在找工作时总是眉毛胡子一把抓,在面试时也不能清晰地认识和定位自己的职业方向,找到什么样的工作都去做,只是简单地为了工作而工作。很少有人能够认清自己所长、兴趣所在,结合自己的性格特征、兴趣爱好去思考职业方向、规划职业生涯。这或许是毕业大学生频繁跳槽的原因之一。

以爬山为例,武继岭介绍说,假如将职业看作是一系列起伏不平的高山,职业规划可看作向山上行进。一座高山由山谷、山脊、山顶构成。若在职业初期,发现走错路,从一个山脊到另一个山脊,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或许只要两年时间甚至更少;而当历尽千辛万苦,花费七八年走到山顶之时,忽然发现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业,要重新开始之时,所要走的路则是从这座山顶到新山的山谷,再从山谷慢慢向山顶前进,这耗费的时间和经历需要十年甚至更多。可见,把握职业规划的时机,及时调整有效规划,在个人的发展中非常重要,尤其是在青年的发展中尤为重要。

### “角色转变”是大学生们的必修课

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,他们有接受新事物快、学习能力强、易塑造、热情等优秀品质,但也缺乏一定的职业能力和职位能力。职业能力是指心态、态度、坚持、自学能力等代表的价

值观、职业观等心理方面的因素;而程序、技能、方法、标准等专业能力、执行能力方面的因素可认定为职位能力。而这正是社会这所大课题所需要的。

“角色转变是大学生培养这两种能力的第一关。想要在职业轨道上有所作为,至少需要做好三方面的转变:一是由‘自然人’到‘社会人’的转变;二是由‘个体人’到‘团队人’的转变;三是由‘大学生’到‘职业人’的转变。”武继岭说。

他认为,大学生进入社会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校园的生活。“在学校或家庭,你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个性、喜好,周围人也会包容你的一切,完全可以以自然人的身份存在和活动;但到了社会,到了工作岗位,你必须承担一个决定、一个行动带来的影响与后果。‘社会人’是展开一切活动的前提。”

此外,人生前二十年,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人在战斗,考试、比赛、旅游等都以自我为核心,可肆意张扬个性、充分发挥个人的自由和个性,“个性化”无疑是最鲜明的标签。然而到了工作中,多数时间是以团队出现,更加强调和注重团队的合作,需要大家融入团队、合作进取,实现到“团队人”的转变。

同样,在学校可以随时以各种假设条件完成各类实验,老师还会对此加以鼓励;但到了职场,每一次尝试、行动都需要付出代价和成本,专业化和职业化是完成工作的前提和保障,这就要求“大学生”渐渐地转变为“职业人”。

武继岭表示,角色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,

但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,这种心理上的角色转变恰恰是最重要的,首先需要在心理上接受、认可这种身份的转变,而后再去努力执行和适应角色。对于企业或社会来说,提供完整、系统的职业培训体系,有效的培养和管理机制是大学生角色快速、有效转换的重要保障。

### 工作两三年后最应做职业规划

作职业规划要充分考虑个人经历、专业素养、理性定位、实际目标、组织平台等因素,同时注重个人与企业的发展吻合度,这些会使得职业规划更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。在工作两三年后,职场新人对社会有了一定的认知,对行业、职业有了更清晰的界定和判断,对个人的性格、专业、爱好有了更明确的定位,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更清楚的方向,此时可谓职业规划的最佳时期。如何在最佳时期作出合理、有效的职业规划?

在武继岭看来,作职业规划首先要仰望星空、脚踏实地。青年如果没有梦想,没有抱负,整个国家的未来是堪忧的。对于工作两三年之后的职场新人来说,不仅要有初出茅庐的无畏,更要有“老黄牛”的踏实。对于这样的群体来说,目标太低,实现太易,得过且过的日子毫无意义。“韩愈曾说:‘业精于勤、荒于嬉’。20~40 岁的年龄段正是职业的黄金时期,不去努力,不去奋斗,何以有资源?何以有机会?”武继岭希望年轻人能够更努力一些,因为人生像公交车一样,错

日前,诺贝尔奖获得者、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保罗·纳斯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,并入选该校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。在北大,保罗·纳斯与青年学子分享了自己从事科研几十年来的心得。同时,他也接受了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的专访,畅谈了他的科研经历并分享了自己对高等教育的看法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:有今日的就,您认为最大秘诀是什么?当时为何选择基因学和细胞生物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?

保罗·纳斯:我认为自己成功的最大秘诀应该是运气。因为有太多科研工作者都在努力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,他们的梦想都是获得诺贝尔奖。但你必须要在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领域内从事科研才行。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,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。

我之所以选择这一领域,是因为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时,就在考虑自己一生需要从什么事情的科研。当时我认为应该研究一个“重要问题”,而我也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到底什么样的问题才“重要”。

作为生命科学家,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区分了生命和无生命物体,而生物的一个极重要的能力是繁殖自我,从而使物种能延续下去,这是我希望研究的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:多年来,您是如何保持自己对科研的热情以及好奇心的?

保罗·纳斯:如果你有一个真正十分感兴趣,而且对你来说十分重要的领域,那么你是可以持续不断地努力下去的,因为你会有足够的激情和好奇心。科学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工作,很多时候你只会不断地失败,而要作出有意义的发现,也一定会经历非常多的失败。因此,你还要有强大的内心和信念支持自己一直做下去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:出生于英国普通工人家庭,却成为了有着卓越成就的科学家,高等教育可以说是改变了您的一生。您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对于您的意义?

保罗·纳斯: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高等教育相当于为我打开了一道大门,整个宇宙就此展现在我眼前。之后,我发现了很多让我为之着迷的事物。我女儿说我是很奇怪的人,因为我对所有的事物都非常有兴趣。我的确如此,而这是由大学开始的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:不过,很多年轻人读大学可能就为了日后赚钱,您觉得一个人读大学的动机是什么?

保罗·纳斯:的确,一个人需要必要的物质才能生存,我理解这一点。但除了金钱,精神对于生活也非常重要。对我来说,满足好奇心的愉悦比金钱重要得多。作为一个追寻并满足自己好奇心的科学家,我认为发现比赚钱更有意义。每个人都需要必要的足让你生活的金钱,但是我并没有更多的物质欲望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:资料说,伯明翰大学首先拒绝了您,后来出现转机,您才得以入学。您如何看待这一经历?您认为怎样的申请制度才是公平的?您的经历有什么借鉴意义?

保罗·纳斯:事实上,我申请的所有大学都拒绝了我。至于制度方面,坦率地说,我的案例只是个案。学校虽然拒绝了我,但我在其他的特定方面的分数很高,也许他们是看到了这一点。但我也认识伯明翰大学的任何人,只是后来他们又改变主意,接收了我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:现在有很多学生都以您为榜样,也渴望有您这样的成就,您有什么建议或者心得分享给大家?保罗·纳斯:对于年轻学生而言,最重要的是找到好奇心,并且听从这种内心驱动。如果你真的对一个问题答案特别好奇,你才有持之以恒寻找答案的动力。如果只有一半的兴趣,在遇到困难时,你可能就坚持不下去。

在我面试博士生时,好奇心是我经常寻找的特质,我要看他们是不是对科研有真正的激情。如果没有,他们就不可能和我一起愉快地工作。因为我会给他们很多有挑战性的任务,尽管我也会对他们提供支持,但是如果他们没有真正的科研热情,是无法完成这些工作的。